

景琦 著

作家出版社

机关里的女人

细腻生动，娓娓道来，
讲述机关女人真实的故事
尖锐犀利，刀刀见血，
无情剖析人性的阴暗龌龊



一部新颖独特、生动鲜活的另类官场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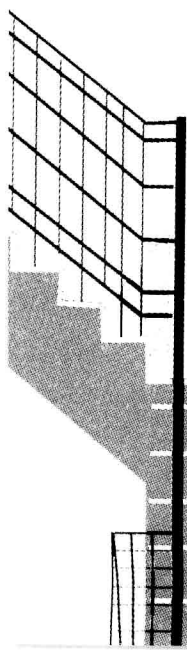
处理机关复杂人际关系的指南，了解机关生存环境状态的多棱镜
跟对人，做对事，是晋升职务的必要基础
会工作，懂运作，是机关生存的法则

景琦 著

作家出版社

机关里的女人

陈忠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机关里的女人/邹景琦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63 - 5787 - 6

I. ①机… II. ①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9867 号

机关里的女人

作 者: 邹景琦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韩 星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190 千

印张: 15.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787 - 6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一章	阴谋凶险	/1
第二章	谁是内鬼	/18
第三章	机关算尽太聪明	/33
第四章	流苏帐后的黑手	/51
第五章	官场交际花	/74
第六章	长袖善舞	/95
第七章	世事谁能料	/119
第八章	逼上梁山	/134
第九章	世情薄人情恶	/154
第十章	机关哦“机关”	/169
第十一章	东风恶 欢情薄	/183
第十二章	远走他乡化清凉	/206
第十三章	此情只可成追忆	/224

第一章 阴谋凶险

刘华以为自己把问题的复杂性都想到了，但她仍没料到事情来得比她想的更凶险，
她感到自己根本无法对付。
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就在地外出的这几天突然撕开了序幕……

2008年是刘华的多事之秋，4月4日是她刻骨铭心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几个家庭的命运发生了让人痛彻心扉的逆转。为了生存，为了捍卫尊严，几个女人含泪艰难地在机关的舞台上痛苦地“挣扎”着、抗争着。

此前，她们活得还算滋润，朝九晚五，相夫教子，日子平淡而充实。在机关里，只要不投机钻营，不谋求官位，只是老实本分地做人，基本用不着费脑筋。但有时也会有例外，你不犯人，没准儿有人躲在角落里暗算你。刘华就撞上了这样的“例外”，一封无中生有的实名举报信，把刘华等人席卷进了被纪委调查的漩涡中。从此她们的生活不再平静，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自尊被流言蜚语击得千疮百孔。一切原本不该发生的事，就在突然之间迅猛来临。

4月2日这天，深夜12点刚过，忙碌了一天的省政府办公厅电子信息中心主任刘华和工作人员肖悦在盘龙县宾馆沉睡。突然，一阵手机铃声

将刘华惊醒，电话那头传来丈夫老程的声音：“刚才江县张县长来电话，说有紧要事找你，十万火急……”刘华的头一下大了，睡意顿无。老程是个憨厚沉稳的男人，从未如此着急上火，他低沉简短的话语，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

刚挂老程的电话，张县长的电话便闯了进来。刘华微皱着眉头，拿着手机走进卫生间，轻轻关上门。张县长在电话里焦急地说：“刘主任，我刚打电话到你家，才知道你出差了。按照党纪，有些话我本不该说，但我们相交这么多年，知根知底，不说感觉对不住你，对不起我们多年的交情。”

莫名其妙的一通开场白，劈头盖脸打来，打得刘华晕头转向。到底啥事？说得这么玄乎，这么沉重，搞得跟地下工作一样。难道是有人陷害自己？刘华激灵打了一个寒战，汗毛都竖了起来。

张县长压低嗓门说：“今天下午，县纪委的同志带着省纪委的同志来了解情况，好像是你们上次从我们这里划走3万元宣传款的事儿，据说你单位有人写了举报材料，提到了这笔钱。纪委的人问得很详细，你是否犯大事儿？”

刘华脑子“嗡”的一声，仿佛后脑勺被人重重打了一锤。张县长惋惜地说：“大妹子，你要好自为之。”

手机挂了。刘华梦游一般傻傻地站着，大脑里一片空白。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她回过神来，仿佛走过了几个世纪。会是什么事？是什么人搞的？刘华将近来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地过滤，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呀！

夜，一下变得又闷又长，空气像是凝固了，刘华感觉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她静静站了许久才走出卫生间，轻轻叫醒熟睡的肖悦。

肖悦揉着惺忪的睡眼问：“什么事？”

刘华把刚才的事大概说了一下，然后说：“我们天一亮就赶回去吧。”

肖悦默默地点了点头，坐起身靠在床头，在昏暗的台灯下，她开始细细地分析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然后急切地诉说着自己的想法。

刘华心里乱极了，她没有心思说话，不耐烦地对肖悦说：“睡吧，别说了。”

躺在床上，刘华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这么大的事，哪里是她这柔弱的肩膀能扛得住的，她认为自己把问题的复杂性都想到了，但仍然没料到事情来得如此凶猛，难以收拾。

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就在她出差的这几天撕开了序幕……

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肖悦驱车和刘华一块从盘龙县往省城赶。二百多里地，道路崎岖，加之心乱事急，更让人感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苍凉。公路旁一座座陡峭险峻的高山从眼前掠过，就像险恶的仕途，危机四伏，让人不寒而栗。

肖悦一边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一边叨叨着自己的看法：“其实这事不用着急，王副秘书长是省长的红人，我和他的关系很铁，有什么事他都能摆平的。刘主任，你别担心。”

肖悦宽慰着刘华，话语中不难听出她很自信。这也难怪，分管刘华的王副秘书长是肖悦的后台，肖悦就是通过他于5年前从企业调来的。今年不过才33岁的肖悦，长得娇小俊俏，颇有几分明星相。她20岁大专毕业，在基层摸爬滚打过几年，历经过一些风霜雪雨，在尝过一些酸甜苦辣后才到机关，她对事情的看法似乎远比刘华这个48岁的老“机关”更成熟些。

她见刘华没言语，接着说：“我想这事可能是吴有梅、武义他们干的。”

肖悦的话未了，刘华就断然截住她的话：“这不可能，你不要因为和吴有梅有矛盾就这样说，老武也不是那样的人，别乱怀疑人。”

刘华想起吴有梅平素对自己恭敬殷勤，断不会背后捅刀子；武义两年前也是在王副秘书长的大力关心下，过关斩将才顺利调来的，作为电子中心副主任，他与自己还算融洽，没理由干这样的事呀！

肖悦一边开车，一边若有所思地说：“主任，你想问题太简单了。有些人比畜生还不如，是永远都养不熟的。为了自己的私欲，连亲娘老子都能卖，何况卖的是你。”

肖悦抿了抿小巧而线条分明的嘴唇，快速地换着挡，转过一个个的急弯，继续顺着刚才的思路说：“你别看吴有梅才38岁，她可是在男人堆里混出来的，而且对权力有一种强烈的贪欲。吴有梅曾对我说过，她没来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进入省直机关。现在进来了，她感到就那么回事，一直打算谋求更大的发展。”

肖悦紧锁着弯弯的双眉，白嫩清秀的小脸在阳光的斜照下，显得格外娇美。她认真地对刘华说：“这种有野心的人为了往上爬，会不择手段的。”

刘华摇摇头：“肖悦，你把人看得太阴暗了。吴有梅虽然有点小毛病，总的来说还是个好同志。她是通过我调来的，我对她不薄，她难道会忘恩负义咬我吗？”

肖悦不服气，正要反驳，刘华语气重重地说：“你要和吴有梅加强团结，多看人家的长处。”

那会是谁呢？无中生有写这样的举报信？刘华在心中一个个排查着身边的同志……这些人似乎都不可能。在刘华的眼里他们都是心地善良、工作认真的人，不会干捏造伪证害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车子在疾驰，外面的景色快速从眼前闪过。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明媚起来，四周笼罩在黄灿灿的油菜花中，那绿黄相间的景色，好温暖。

尽管如此，刘华却感到太阳散发出的是寒气，身上仍是发冷。车行至一片菜花地旁，肖悦停车加水。刘华站在油菜花地旁，往昔让人兴趣盎然的黄灿灿的油菜花，此刻在她眼里黯然失色，她丝毫没有观景的情致。

时令早过了立春，可今年的春天怎么来得这么晚？因为冷，她们仍穿着皮衣。出差几天，头发也是蓬乱的。肖悦提着水兴奋地说：“多美的油菜花啊！主任，我们照张相吧。”

刘华根本没有心情照相，她像木偶似的举起相机，摄下了肖悦命运转折前那一刻舒心的笑容。她娇小的身躯，玲珑的脸庞，在黄灿灿的油菜花地里，显得额外妩媚。肖悦怎么也不会想到等待她的将会那么残酷，那张厄运的网已悄悄地降临在她的身上，从此她将失去一个女人应有的自尊，将失去家庭，失去堂堂正正做人的勇气。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中把你变成另外一类人。

晚上回到家，老程忧郁地对刘华说，他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开的车翻在路旁的沟里，车没事，车上的人也没受伤，可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侧翻在沟里的汽车弄上路。

丈夫说着，刘华不由得联想到昨天晚上接电话时，床边的灯泡“砰”一声爆了，这一切昭示着什么？她心中一阵紧过一阵，女人的第六感官有时是很灵的。

晚上，夫妻俩躺在床上，又把张县长的话回味了一遍，仔细琢磨着其中的每个细节。老程埋怨刘华说：“平素一直对你说少干点事，现在事情干多了，不是好事，反而是坏事，你不树敌才怪哩。”老程是老调重弹，刘华懒得搭理。

夜深人静，老程沉沉睡去。刘华还在床上辗转难眠，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紧紧地包裹着她。她曾在傍晚时分给在纪委工作的大学同学打过电话，请他查一下事情的端由，电话那边爽快地答应了。

4月4日，本该是个平凡的日子，但杀机和凶险都蕴含其间。

早上的太阳还是那么灿烂，春意盎然，可在灿烂的阳光中，刘华却感到的是冬日的肃杀。她同往常一样迈着匆匆的步伐往办公室赶，在上办公楼的转弯处遇到宋汉，他是前年才从陕西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也是王副秘书长“御笔”签批，才特办到电子信息中心来的。他个子中等，脸庞精瘦，度数较深的镜片后，一双凸出的大眼球在滴溜溜乱转，闪烁着让人捉摸不透的光。在办公室里他是个不起眼的小卒子，可因为是王副秘书长介绍来的，所以说说话偶尔有些拿腔拿调。他站在路口闪烁其词地对刘华说：“今天办公厅组织青年活动，我和陈英一块去，恐怕要下午才回来。”

刘华点头表示同意。就在宋汉转身离去的那一刹那，刘华似乎感到一丝异样，他今天怎么怪怪的，冷漠而紧张。刘华于是联想到老程前几天对她说的，你什么地方得罪宋汉了，这个小伙子以前遇到我都很热情，现在怎么绕道走。这是为什么？刘华一边走一边思索她哪些事做得不妥，是否在无意中伤了部下的心。刘华丝毫没有想到，所有欺骗和伤害你的绝不是陌生人，而是你的同志、你的朋友。按说同志应该是“三位一体”：患难中的兄弟、战壕里的战友、相携相随的同伴，这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对“同志”的理解。可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真正称得上同志的，实在少得可怜。

办公室里静静的，大楼一楼的转角处就是刘华所在的电子信息中心，这是省政府办公厅直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属正处级。六间不大的办公室，二十余人，虽是无权无利的清贫部门，进入却必须由秘书长签批，否则是“闲人免进”。

近8点，吴有梅穿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进来了，她那薄薄的嘴唇，能说出让你甜透心扉的蜜语，也能喷出让你伤透心肝的毒汁。平时，她那胖嘟嘟的脸上总是堆满让你感动的笑容，总让人快乐。她的丈

夫向东也在办公厅工作，所以她还算有些背景。

接着走进来的是武义，他高高的块头，微驼的背，脸上常挂一副憨厚的笑容，给人一副可以信赖的模样。他像一潭静水，很有亲和力。此人乃王副秘书长的红人，其老婆更是秘书长的超级“好友”，因此在办公室里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大伙陆陆续续都到位了，最后进来的是会计陈英，她青春红润的脸上总挂着无邪的笑容。她拿着羽毛球拍，边走边对身边同行的人说：“今天办公厅组织青年去森林公园活动，我从家里把球拍也带来了。”她放下东西，签了到，又一路小跑离开办公室。

刘华处理着出差五天中堆积的杂事，心中尽量把烦恼抛在一边。9点钟，她接到信产厅的会议通知，可就在这时，吴有梅听说刘华要走，立马拿出一篇反映金融危机的稿件，长长地对她念起来，拉开架势要和她探讨这篇稿件。刘华不便拒绝，时间在一点一点地流走，吴有梅还没完没了地谈着，已经9点半了，离10点开会仅有30分钟。之前，刘华曾试着打断过几次，吴有梅仍不收话锋，此刻，刘华实在听不下去，她再次看了看手表说：“时间到了，我得走了。”对着刘主任的背影，吴有梅还连声说：“等等，等等，还有工作汇报。”

刚巧那天刘华没开手机，信产厅会议结束已经12点过了，她没回办公室就径直回家。一进门，老程沉着脸把她叫到卧室里说：“出事了，你们办公室里谁也不让走，纪委的同志到处找你，秘书长通知你火速回办公室。”

老程没有像往常那样唠叨，而是心痛而着急地盯着满脸通红的刘华说：“不要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老程与其说是在宽慰她，还不如说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和担心。妻子从小是走在前列的好学生，工作中是好党员，突然面对如此高

强度的“轰炸”，肯定是措手不及。儿子在准备高考的节骨眼上，面临着紧张的考前准备，刘华真怕自己的事会影响儿子。环顾家里，刘华坐在床边沉默了一会儿，对老程说：“我要去了，你照顾好家，不要给儿子说这些。”

此时此刻，语言显得苍白无力，刘华背着包离开了家。这种场合她从未经历过，前程未卜。虽说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可历史上受诬陷被迫害难以澄清的事例还少吗？以后也会平反，可赔进去的是自己的岁月和全家的欢乐，株连的是整个家庭。

刘华边走边想，脚像灌了铅似的，前两天的种种迹象，全都环绕在脑际。这会儿，她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一个事实：自己被小人陷害了，而且已经跌入陷阱中，等待她的将是一场恶战。平素从家到办公室不过5分钟，可是今天刘华却觉得路好长好长，腿软得几乎迈不动步子。刘华喘着气，走过自己往日熟悉的台阶，而今这一切好陌生，她在心中对自己说，宦海茫茫难自料，只有听天由命吧。

在刘华的办公室里，等待她的是几张冷冰冰的脸。陈英和肖悦惊恐无助地望着她，桌上是两大摞账本，右边是打开了的保险柜，对面办公室，两张办公桌后坐着吴有梅和武义，他们眼睛不停地转着，窥探着这边的动静。马婆婆仿佛还是那副漠然视之的态度，其余同志也都在办公室候着。

刘华刚进门，省直纪工委苟书记就宣布：“接群众举报，报请纪委批准，经办公厅同意，现特对你中心近三年来的账进行查封，并要求刘华、肖悦、陈英三位到纪工委去把问题说清楚。”

苟书记说完，递过来一张通知单，上面落款是4月4日。

刘华没有更多的话，可心里却是翻江倒海，自己被“双规”了，她从未见过的场面，就这样一下子砸过来了，不容她喘息。

她故作镇静地问：“现在就走？”

苟书记点点头。

刘华注意到厅机关纪检组的两位同志没有怎么表态，只是陪坐在那里。来人中三位省纪委的，三位省直纪工委的。如此庞大的阵容，足见是当重案来办。

肖悦提出要给家里打电话，检查组同意，但要由他们拨号并旁听；陈英要上厕所，也要有人跟着。这种紧张而神秘的气氛，让人惊恐万状，再加上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更让人透不过气来。

临出办公室，刘华对大伙说：“你们各自好好干工作，此事不要外传。”

三人被分别请上了三部车，每辆车都坐着纪委和纪工委的人，就在车子驶出机关大院的那一瞬间，刘华扭头看见吴有梅和武义一前一后步出了办公楼，脸上是难以捉摸的表情。

望着窗外快速跃过的景物，刘华像是在做噩梦，冥冥之中有种在劫难逃的感觉。如果她的人生注定要经历三灾八难，看来这只是一个开始。

车子转弯抹角来到省城南边高架桥旁的一幢灰色大楼前，旁边是通往机场的高速路。刘华出差时曾多次经过这里，从未留意这座不起眼的大楼，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它的“客人”，住多久无法预料。车里的人绷着脸，好像无声地宣判，你刘华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刘华顿时感到脸上仿佛被刻画上了“耻辱”两字。她的精神世界快坍塌了，有坠入深渊的绝望，怎么会莫名其妙地被带到这个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的地方，自己真是一头雾水。她想大声质问，这是为什么？可喉咙像被紧紧扼住，多年机关工作的经验告诉她，不得有对立反抗情绪，绝对服从组织调查，听天由命吧。审查的大幕既然已经拉开，决不会轻易闭幕。

和刘华在同一车上的是纪工委苟书记和张处长，还有一位衣着讲究的女士，后来才知那是纪委的朱处长。这就是纪工委的最强阵容，一号

首长都出动了，说明此案非同一般。第二辆车上的是省纪委的宋处长和省直纪工委的胡副书记，他们冷冷地看着肖悦。肖悦似乎很倦了，一张俊俏的面庞带着愁苦，靠在椅子上。紧接着的第三辆车上，纪委的王副处长死死盯着眼前的会计陈英，仿佛在琢磨着该从哪里打开缺口，望着眼前这位纯真而略带稚气的长发女孩，他根本无法把她和举报信上那一串串骇人听闻的数字联系在一起。

那是一封来自刘华办公室内三人署实名的举报信，并且还有省政府秘书长的意见在上面，难道还不可信吗？

更令人不容置疑的是三位举报者有着很强的责任心，于4年前的一个中午，气喘吁吁地将信送到省纪委。信中赫然列举出刘华是如何与两位兼职财会人员勾结，贪污公款36万元之巨。额度如此之大，这对于一个才二十余人的小单位，实在是桩大案。另外，举报信上还有政府领导的批示，又是实名举报，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吗？这个小会计心不在焉地用手指绕着长发，绕一会儿又放下，放下又绕上，茫然地看着前方。

这次行动对纪委的同志来说，不过是一次很平常的上班，没什么感觉，对于刘华她们三人，却像是到了世界末日，心都被掏空了。

来到纪委大楼已是中午一点多，食堂里摆着两桌早已凉了的饭菜，纪委的同志狼吞虎咽，而对于刘华和她的两个同伴来说，却好像是最后的晚餐，怎么也咽不下去。

饭桌上，朱处长、胡书记在那里谈笑风生，开着一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刘华脑子里乱成一团，时而想起家里快高考的孩子，时而担心年迈的父母听到女儿被隔离审查，会怎样难过……她突然感到胸口堵得慌，想到外面去买几片药。可刚一起身，朱处长斜着眼睛问：“到哪里去？不准擅自行动。”

刘华解释：“我心脏不舒服，去药店买点药，就在旁边。”

朱处长冷漠地说：“谁知道你要买什么药？为了安全，真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叫医生。”

刘华从来没有被限制过人身自由，委屈的泪水快要涌出眼眶，她怔了怔，使劲压下去，然后轻声说：“我可以打电话回家吗？”

回答仍然是冰冷的口吻：“不行。”

刘华的自尊被无情地撞得粉碎。走出餐厅，刘华追上苟书记，轻轻地唤了声：“苟书记。”望着苟书记，她实在忍不住了，未语泪先流。苟书记回头看着这位精明强干的女性，此刻的刘华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开始和检举信上的描述有点错位了。

刘华的举止让苟书记感到她是个坦荡的人，他原以为政府机关发生的事不好处理，特别是涉及女性，一旦触及就会啰啰嗦嗦陈述自己的不幸，或没完没了地喊冤叫屈，甚至还可能撒野撒泼。可是，刘华一直很配合的。

他望着刘华平静地说：“刘华同志，请你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一切总会水落石出的。”

刘华的丈夫在家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妻子离家后音讯全无，会到哪里去了呢？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也没来个电话，问纪委的熟人，他们也不知道。儿子正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眼巴巴地望着爸爸一遍遍地问：妈妈到哪里去了？老程怕影响儿子备战高考，这个平素就很沉默的人，这会儿却不得不一再宽慰儿子，告诉他妈妈一定有紧急任务，该回来时一定会回来的，让他放心睡觉。

老程像过电影一样，回忆着自己与刘华那些往事。1985年，刘华毕业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当时，自己还在部队，他们靠书信联络，从相知相识到相亲相爱。1987年，27岁的刘华和自己结婚了。那时刘华已经是入党培养对象，从大学到单位，她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好学上进，争强好胜，构成了刘华性格的主旋律。对此，性格内向的老程不止

一次对刘华说：“凡事将就点，多干事不一定是好事，成功者往往失败得最快。”可是妻子根本听不进，仍然没日没夜地扑在工作上，在她的时间表上，从来没有晚上7点前回家的先例，也没有早上8点后才离家的时候，每天早出晚归，整个家务都落在了老程肩上。

老程从一个不会干家务活的飞行员被“逼”成一个活脱脱的家庭“煮男”，长此以往，他对购物有了一套砍价的丰富经验。对此，老程也很有怨气，可老婆就这德性，咋办？架没少吵，甚至动过手，有时冷战会持续十多天，可刘华仍是“屡教不改”！有时老程会气得摔盆摔碗，大声呵斥：“工作干不了就不要干，这个家还有女人吗？”可刘华听不进去，晚上仍是没完没了地工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老程苦口婆心规劝说，累到头谁会理解你，成绩出来了，你也垮了！有红眼病的人多着呢！何况你还是个女人，烦恼总为强出头。刘华根本听不进，她争强好胜，几乎年年被评为优秀，可是麻烦也接踵而至。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中庸盛行，不是没有道理！

这会儿，儿子已经睡了，老程在心中一边埋怨妻子刘华，一边又焦急万分地思索着该怎么帮她。外边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大雨了，风“呼呼”地吹着，雨声加上风声，搅得老程心乱如麻，焦躁不安。

老程是个木讷内向的人，他想打听妻子的下落，却没有朋友可问。他从来不善交际，没什么朋友。这一切与他的成长环境分不开。他从小家规很严，父亲粗暴地规范着他的一举一动，养成了他胆小怯懦的性格。18岁老程到航校当兵，在部队里“服从命令听指挥”，首长的权威使他不敢越雷池半步。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学艺是老程一生的信条。他不喜欢也不擅长和人打交道，从来怕出风头惹人注意，就是穿件新衣服也要把衣服揉上几把再套上。

老程曾无数次提醒刘华要谨防枪打出头鸟，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风风火火说干就干的女人，要她墨守成规，真是要了她的命。

有人奇怪他们俩怎么会组合在一块，莫不是月下老打盹牵错了红线。在刘华心中，丈夫就得是坚如磐石的男人，这个男人是自己的终身所托，不需要他有多少钱和多大的权，也不需要他有多英俊潇洒。过日子，只要一心一意对自己，真心实意对这个家就行了。

与火的性格交融，常令老程心烦，有时他会气得张口骂出乡野的脏话。在他心中，老婆只要能操持家务能生儿育女就行了。谁承想，这个烈马式的老婆，根本不是干家务活的料。当年的老程作为战斗机的飞行员，那可是千里挑一，天之骄子，配得上刘华这个大学生。初次见面，彼此印象不错，谁知结婚后，刘华与老程理想中的妻子相距甚远。他也曾捶胸顿足，恨自己没有老爹的霸王雄风，只需“哼哼”几声，老妈立刻俯首帖耳，哪里敢还半句嘴，这个刘华简直是软硬不吃，多少年仍然是我行我素。

一夜夫妻百日恩，大祸临头方见夫妻本色，此刻的老程心急如焚，心想，只要能把老婆弄出来，就是给人跪下磕头他也干。想来想去，老程决定出门“找庙拜神”，大风大雨之夜，他怕自己一时回不来，在客厅给熟睡的儿子写了一张纸条，放上十元钱做明天的生活费，披上一件皱巴巴的旧雨衣，消失在风雨交加的黑夜里。

就在老程苦思冥想四处寻人疏通关系之际，刘华在纪委大楼办公室里已经被反复询问了10个小时。这10个小时，简直像炼狱一般难熬。

纪委大楼里，几间办公室灯火通明。第一间办公室里接受询问的是刘华，第二间办公室是肖悦，第三间办公室是陈英。工作人员在认真查账，几位主要领导运筹帷幄，喝着茶，抽着烟，研究攻破“堡垒”的方案。

刘华坐在冰冷的房间里，孤立无援。严峻异样的目光，咄咄逼人的询问，阴沉着脸做记录的工作人员，使刘华心慌意乱。桌上的印泥盒打着，刘华右手拇指上满是赤红的印油。望着记录材料上按着的手印，